

■ 乡土

# 田园定塘

赖囊飞

定塘镇的名号为“田园定塘”，四个字里每一个都住着份宁静和美。

七八月之交去定塘，感受盛夏之盛，一方面是阳光盛大，另一方面是作物盛大。

到达镇里已是午后，路边的影子又黑又瘦，阳光直射到人身上，毒辣感油然而生。放眼四周，作物们却绿得发光，尤其是叶子稠密厚实的橘子树。

我之毒辣彼之能量。充沛的阳光和水源，茂盛的庄稼，平坦与丰腴，这就是我在盛夏定塘的即视感。当然，仅仅停留于此，这里也就是东南沿海普通乡村的缩影。

象山县最常见的山海，在定塘深部——约3.2平方公里的镇域看来是被推远了一些，包括小灵岩山与岳井洋。大塘港自南向北穿镇而过，它的支流之一长塘河则东西向穿过镇中心，由长塘河生发的更多支流，既遍布了原野，更润泽了小镇——人家尽枕河。

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因为各种原因经过县内各个乡镇。我喜欢刷新记忆的感觉，富有层次，这里面首先是改变带来的惊艳。

算起来几年不见了，在镇中心，我经过了两个红绿灯。不是这两个路口有何特别，对于阔大原野里的小聚居区，红绿灯的确是个新生事物。汽车在农村从无到有，从稀罕到普遍，这是量的跨越，而车与人按照指示灯行止，这是现代交通理念的产生与秩序的确立，属于生活水准质的提升。

定塘的道路几乎与河流相伴。长塘河夹岸是兴定路、浮礁路，它们与跨河的华塘路、元亨路构成镇中心井字形骨架。

河水还满着，水色养眼，多年污水零直排的结果。河岸经过整修，建成了游步道，竖立起栏杆，种植了垂柳与花草，它们一起跟随河流鲜活地流淌。在更多的小河边，还能发现一排排水桩，紧贴着泥土，下部隐于河水，上部隐于绿草丛，既避免了土方崩塌，又维护了河岸柔软本色。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兴定路上的镇政府。走进一个小办公室，拥挤着几张桌子与柜子，有各种资料堆砌。其中一叠是这几年定塘小城镇治理的档案，厚厚的，不下十大本。虽然它的厚度令人吃惊，但翻书总归是快，一阵哗啦啦，数不清的人，思索与行动与结局，一下子就在指间滑过。我感受到了无限抽象，甚至无趣。镇里负责这一块的干部在我面前闪过，忙碌的气氛跟这个高温天相匹配。他们笑脸相迎，语速却快，各种情况便像风一样在我耳边刮过。末了道声歉陀螺般旋转而去，仿佛手头都提着一串生猛的重活，使我想起了大塘港里强壮的胖头鱼。

我很快出来了，主要原因是办公室的狭窄闷热和他们的着急

忙慌更使我失望——看不出这场景能给田园定塘这牧歌式格调加分，我宁愿冒着阳光在外面走动。

直到在镇里细细转悠，才意识到，那几大本是合上的田园定塘，也是合上的日日夜夜，而他们的神色是当中的重要注脚。

从洁净的街道走过，整齐的停车线，漂亮的路灯，碧绿的行道树，临街建筑面目清新，民居小巷有雅致的墙绘，看得出很多并非新建，只是经过清洗、粉刷与修整……刚才翻过的纸张终于派上了用场，我在崭新的面貌下辨认它们的前番模样，有污损的建筑立面，蛛网似的电缆电线，占路摆放的摊位，更有停放狂放的车辆，还有乱草横生的废弃地……

薄纸上枯燥的数据，才才一活了起来：拔除电线杆近千根，新设停车位800多个，涉及近10条路面改造，绿化河流沿线超过5公里，建立中心菜场，改造农产品市场与剧院，改建垃圾中转站，设立垃圾处理站，垃圾减量三分之二……

人们努力的样子则还在这些数据深处。

想起那个缺乏阴凉与悠闲的办公室，唯一养眼的是一幅现代民居样板图，提供给重建的村民作参照。这幅图上呈现的建筑物本身美观程度与外面大量的新颖民居是相称的，只不过实物本身还配上了鲜美的庭院和大环境。

住房问题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是大事体。不久前的目标是能盖得起楼房，那怕是裸房，前面些年兴起室内装修，里子好要紧。现在看起来，外面也要精细化美化观化，相应的，设施、行为也要现代化规范化。

我在定塘镇看到的就是最新鲜的层面。这个农业大镇，城镇化不再是隐隐约约，现代元素的集聚，全而精，现代意识的建立，坚定深入。在镇域以及周边村庄，看到对于环境提升重塑的动力来自于某种心照不宣的急迫感与自发性。

太阳红猛猛，注视红绿灯下，空荡荡的，但有电瓶车立在那里，车上的人装饰如同蒙面大盗，一定是位女性。路边有清凉诱人的树荫，但一直有车子在做日光浴，那里才是车位。

打狗不出门的时间段，午间乘凉的定塘人对生面孔来了兴致：定塘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不知是自夸还是夸人。

想起镇里干部的话，有时他们拿着扫把上街，后面出来了更多的扫把，好似有一根神奇的线让扫把们集体出动。

前段时间，附近两家邻居为一堵墙发生纠纷，推倒的砖头一地凌乱。应该是这凌乱在整个大环境或大氛围里显得如此突兀，让他们自己也难以适应。还没等干部们去调解，两家人又同心合力将凌乱清除，结果是墙也不见了，砖也不见了，人和好如初。

当我来到镇区不远的的一个太阳能垃圾处理站，看到的是成排

的箱形建筑，精巧严实，与周边的庄稼无违和，甚至箱子周边的地面亦无异样。构成垃圾最大量的厨余垃圾正被收集起来密封在里面转化，无声无息的，走到跟前透过玻璃才看清。

对此是有感慨的，多少年过去，农村的生活垃圾从很久以前的总量少，几乎被大地吸收，终于又妥帖地回到了大地，不再以丑陋的面目与气息集中起来作祟。这个轮回，中间包含了多少的跨越。

在此引起我注意的另一种建筑物则是四方体，庞大，灰色。一问，是摄影棚，近来很火的《长安十二时辰》也在此拍过。

有河就有桥，长塘河上建有好几座新桥，但仍旧保留了老的保安桥。看新桥上人来车往，老桥更多用来眼皮供奉，尽管它还结实，破损的部分也被用旧石板更换，微微的拱着，以一种舒适的姿态跨过河流，连接着此岸与彼岸。

从无到有，从古老到现代，从温饱到美好……

了解定塘的人都对定塘人对土地的感情极深，眼前遍野茂盛就是佐证，然而在这里，还有“绿色过冬”一景，这是终年勤劳合理轮作才能保持的田园风貌，是传统农耕文化的精髓使然，而在定塘，还有围垦文化里的创造性使然——土地的来之不易、守之不易，使人们在巨大的短期的改变后继续着精雕细琢，如同针对生活的精雕细琢，一份持续无尽的创造。

定塘近68平方公里面积，耕地4万亩，有广阔的农业示范区，其中柑橘两万亩，名符其实的橘光小镇。散落其间的村庄往往是民宿大本营，像沙地村，镇里有好些精品民宿。当田园和民居本身就是旅游资源，小城镇治理在此还存在着切切实实的大众基础与现实效用。

定塘的绿色太深厚了，使定塘人的审美里显现出自信与自然。大量栏杆涂成红的，而且是更明亮热诚的橘红色。看见它们蜿蜒在常绿的橘丛里，青绿的河水边，似乎冬天永远不会到来。

从浮礁路一直往西，过浮礁渡大桥，大塘港水面宽广，这座独特的平原水库，因前生是海港，出产的野生胖头鱼以绝无泥腥气闻名，每年的鱼头宴足够让远近美食家神往。

再往前就到了红庙，它仍旧是红的。因围塘工程而产生，亦称镇潮庙，寄托人们祈求抵御海潮侵袭的愿望。建于1825年，1999年重建。庙里奉有灭蝗将军刘猛，又寄托着人们五谷丰登得温饱的渴求。每年农历五月廿七，四乡八方的人集聚于此，举行盛大的庙会活动。这场活动里香气四溢的部分是大塘麦糕。大塘人家做麦糕，亲朋好友食麦糕，这也是神与人最默契的时间——期盼的结果实实在在到手，丰年与平安都在缕缕筋道与密密的孔隙中，这也是围垦文化里，艰辛苦辛后该享的闲适时光。

离庙会过去了个把月，红庙里外安静极了也安详极了，但在那天及更早的时光里，庙宇一度充当了定塘一带的文化硬核。

由红庙的颜色想起定塘剧院的颜色，照例是通体橘红，可容纳五百人。它是现代田园定塘最鲜明的文化符号。听镇里人说这剧院门常开，舞台上会出现老人，比如金婚银婚评选，出现孩子，比如六一儿童节，出现得更多的是青壮，重要的学习、汇演、会议。还有来自外面的艺术家，有送戏下乡的，有民众邀请的……总之，与红庙不同的是，这里始终热闹，越来越热闹。

剧院外就是滨水公园，沿着长塘河水系直接延伸进原野，延

伸进人家。我惦记沿途红色，朝前走去的时候看见草地上一个牧童横吹短笛骑着水牛。接近泥土色的雕塑，线条格外柔和，使人眼光融化。烈日照射在上面，涂层金。没替他们热，只觉得仍是能量一种。在光影里，几乎看到他们要走动开去，走过宽广的乡野公路，走过鲜花盛开的庭院，走过绘满蓝图的农舍彩墙，走过流淌的河水，向着原野深处。

而天籁四起。跟随美好，行走的同时必定遇见。在时空里，亲眼所见无数小城镇和里面的人们在一步一步向前。定塘在其中，这个田园小镇，已发育为一个完整的发达的小综合体，生长得饱满与甜美，从环境到文化，从生活条件到内心境界。

这几年，小城镇治理随处可见，定塘镇采取的低成本长效性人文整治则被着重体现——景区的主体就是自然的河流、原野、民居本身，整治的基本人力是干部和自发参与的民众……这份治理借力了田园美景，立足人心所向，深厚从容，生生不息。

镇里干部特意解释，点缀定塘的那份夺目橘红，借自于秋天橘子红了了的意境。

整治应是一种前卫的理念，一份周详的计划，一场艰苦的战役，一份满意的成果，直到一种新习俗的养成。

这几年来，也许，你挥了一次扫把，我填平了一个坑，你画了一枝竹，我编了一段舞，何其细微。就算小城镇治理本身，在定塘，也只是个具体而微的过程。象山是浙江最早启动小城镇整治的县，定塘镇作为第一批，2017年就成为省级十个样板镇之一，属于恰好走在这个时间段，凡到此的人则恰好闯入这个美好节点。

所谓见证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 诗林

## 小河头

万国慧

己亥阳历九月一日，南庄村小河头  
一丝薄凉，曾飘去哪里，迟来十年  
这水长些，秋风冷点，是眼睛的温度  
桥头那些包子，油条，辣汤香气弥漫  
异乡人低了头，匆匆吃份馄饨或米线  
断一断乡思，还须掀开另一块幕布

我站在桥头如木偶，人如穿梭  
无言相遇，是黑暗王国的一丝光亮  
白蘋洲头盼归的人，山海绝不回头  
时代娇好，小河头曾立在广阔的平原  
父亲的锄头，母亲的忧愁，如今已是  
高楼临河，绿树接水，儿女多在大城市  
小河的尽头便是东海，多么幸运  
那是自由，原谅自己这些年眉头紧锁  
苦咸的日子，深浅的生活，来松绑吧  
那眼睛，那颗心，那曾经无羁绊的灵魂

想起那个人把自己轻放在豆荚花的边缘  
盲了眼，亮着心，与石头击掌，和水草交换  
声音醉了游过的鱼儿，蓝天白云，后世子孙  
叫做阿炳的人，一声声，随了水流  
再也没有世间寒凉，飘向了海的暖处  
如今的小河头，栖息在繁花嫩叶中  
这里的人啊，生活安好，轻重不用分晓  
桥边的苦药菊，昨天的印记，如匆匆歌谣  
远处的小船，像是一个符，一场纪念  
低飞的鹭鸟，掩映了谁家旧门桃花面  
今天的小河头，在阳光里弥散着佛光  
烟火晨炊，稻谷的清香。试问晚风

当河流掩映在月光的轻纱里  
你来轻舒指尖，或起舞，或游向海

## 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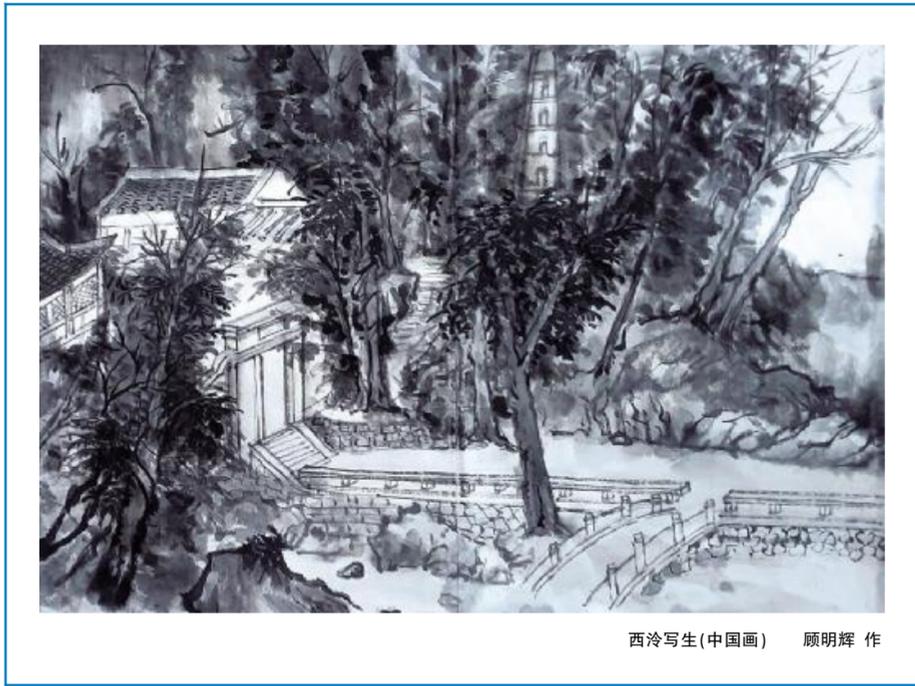
柴彩菲

光落在墙上  
银杏在镜子里晃动  
火红的岩象从缝隙间涌进  
生命，又一次被戴上印记

屋顶。那棵草早已收起了锋芒  
我们握手言和  
平分自由与喜乐  
真实面孔不需要炫耀或蒙蔽

如同后山竹花飞起  
蛇虫撞开一道色彩后收起欲望  
看见天空的影子越过塔顶  
一滴桂花酒把月亮熏得通红圆满

我认定，秋天应该是四季的开始  
无关物性或情绪  
等待饱满的溪水撞开岩石  
载歌载舞



西冷写生(中国画) 顾明辉 作

# 坚决扫除黑恶势力

# 增强人民群众

#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举报电话

县扫黑办:0574-65733033;县公安局:110或13506688110;县纪委:0574-65724846